

医案医话

陈耀堂医话四则

陈泽霖 裘端常整理



陈耀堂老中医返家

先父(师)陈耀堂老中医是孟河丁甘仁先生的入门弟子,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,曾留校执教数年。解放后,在上海中医学院和龙华医院,从事中医教学及临床工作。退休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顾问,于1980年6月因病逝世,享年84岁。陈老从事中医工作六十多年,一生忙于诊务,著述不多,但历年来留下医案不少。现整理医话四则如下。

用麻附治中风偏瘫

有一东北患者宋××,男,56岁。因中风后左半身不遂,已有年余。在当地曾用过中药、针灸、推拿等各种疗法均未获效,乃于1979年4月26日至上海求治于陈老。症见左半身不遂,头脑胀痛,手足不温,夜寐不酣,脉弦细,舌苔白腻。辨证为阳虚体质,痰湿稽留,贼风入中经脑,营卫痹塞不行,故左手足不用;上蒙清空,则头脑胀痛。治拟助阳益气以祛邪风,化湿痰而通络道,佐以平肝潜降。方用:桂枝6克,黄芪12克,防风3克,防己9克,僵蚕12克,杭白芍12克,川芎6克,九节菖蒲15克,生石决15克,紫贝齿15克,指迷茯苓丸12克(包煎)。7剂后,症状好转不明显,陈老认为此系顽疾,一般药物恐不易收效,乃改方去石菖蒲,加麻黄、附子各9克,桑枝12克。服药7剂后,症状明显好转,守

方坚持服药4个月后,左半身功能已全部恢复。一般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中风,辨证多属肝阳、肝火、风痰,或也有气虚、血瘀等,治疗均以平肝、潜阳、化痰、清火、益气、活血、通络等法,很少应用附、桂、麻黄之属。陈老认为,汉唐时代治中风并不忌用麻、桂,如《金匱》附有古今录验续命汤等,因此对阳虚之体,受外风所中而导致的中风常用之。此人年过半百,阳气早衰,故脉细苔白,四肢不温。受外风入中经络,营卫痹塞,痰湿稽留,故用麻黄、桂枝、附子、防风温阳祛风通络,开其痹塞;僵蚕、指迷茯苓丸以化风痰;生石决、紫贝齿平肝潜降;黄芪、白芍、川芎益气 and 营;桑枝引药通达四肢。由于辨证用药得当,故7剂即见效验。效不更方,终获痊愈回乡。

配玉竹治顽固湿疹

一50岁妇女,忻××,患皮炎已有数年,反复发作,殊为痛苦。此次不明原因又发作,全身皮疹,奇痒难忍,搔之出水。在皮肤科检查:全身密集分布粟粒大之红丘疹,部分融合成片,已有抓破,流出粘稠水样分泌。诊断为湿疹样皮炎。予以去氯羟嗪25毫克,每日3次;肌肉注射组胺蛋白2毫升,每日1次;地塞米松0.75毫克,每日4次。外用炉甘石洗剂、1%氯地霜。治疗2周后,病情未见好转,乃于1979年4月12日来中医科求治。见肌肤满布红疹、湿痒奇痒难熬,夜睡得热更甚,身热形寒,脉滑数,苔薄腻,为风邪引动湿热,先拟祛风清热化湿。处方:青防风9克,薄荷叶6克,净蝉衣6克,粉丹皮9克,肥玉竹12克,金银花12克,连翘壳9克,熟牛蒡9克,

鸡苏散9克(包煎),全当归9克,赤茯苓9克,板蓝根12克。服药7剂,病情已大有好转,瘙痒出水均少,前方既已见效,仍守原意。处方:全当归9克,赤芍药各9克,净蝉衣6克,粉丹皮9克,肥玉竹9克,鸡苏散9克(包煎),赤茯苓9克,苦桔梗3克,金银花9克,连翘壳9克,板蓝根12克,鲜竹茹9克。嘱服7剂,病人即未再来。迨至1981年5月,患者以他病来诊,谓服中药14剂后,皮疹即渐消退,故未再来求治。至今已二年余,未再发作。归检陈老遗留之医案,其治皮肤湿疹,常用肥玉竹、鸡苏散、苦桔梗、蝉蜕等药。查《本草从新》载有:“玉竹,……甘平,补中益气,除烦渴,润心肺,治风淫湿毒……”。鸡苏散为六一散加薄荷,有清热渗湿祛风作用,对湿疹水液渗出尤宜。苦桔梗入肺泻热,能载药上浮以走皮表。蝉蜕善治皮肤疮疡瘾疹,陈老曾云:“蝉蜕甘寒,善除风热”,现代医学则认为有抗过敏作用。

配乳没治长期腹泻

1978年8月,有一岳××,男,60岁。因患长期慢性腹泻,久治不愈,而来求治于陈老。患者在1975年经某医院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,并作了部分结肠切除手术,术后腹泻未减。晨起必大便数次,便前腹痛,第一次大便尚可见有粪便,且夹大量粘液,第二次大便即全为粘冻。并伴胃纳减退,食而不化,神疲乏力,内热口干,形瘦骨立。1979年5月曾作乙状镜检查,诊断为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。以往也曾用过很长一段时间中药,包括清化湿热、健脾温肾、调和肝脾、固涩止泻、通因通用等法,均无明显疗效。西药曾服柳氮磺胺吡啶、复方樟脑酊、氢化考的松灌肠等,也未见效。陈老诊治时,察其舌质红、舌体胖、舌前半苔少而舌根有腻苔,脉细弦数,认为脾肾阳虚,久泻伤阴,阴阳两虚之证。治以健脾温肾,养胃扶土,佐以固涩。处方:炙乳没各4.5克,炒白术12克,炙甘草3克,补骨脂9克,五味子3克,肉豆蔻9克,诃子肉9克,

地榆炭9克,木香9克,石斛12克,另用灶心黄土60克先煎代水。服药14天后,病情即大有好转,腹泻减至一日2次,粘液已少,腹痛也见减轻。以此加减(乳没二药一直未减),调治二月,多年的腹泻,完全治愈,随访至今,未见复发。考乳香、没药二药,名海浮散,常用作调气活血、化瘀止痛。询之陈老,谓在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有“止大肠泄痢”之记载,它既能使皮肤溃疡收口,对内部胃肠道的溃疡也应有效。先前曾用精制乳没研成粉末,装入胶囊,每次服5个(约1.5克),每日2~3次,对消化性溃疡引起的胃脘痛有很好效果。继而试用于溃疡性结肠炎,效果也好。

用单方治麻疹肺炎

一3岁男孩,因患麻疹后并发肺炎,住某医院,虽经多种抗菌素治疗,但病情日重,身热不扬,呼吸急促,痰声漉漉,口唇发紫。医院已通知病危,遂自动出院,请陈老往诊。看舌苔白腻,边尖舌质青紫,诊为肺风痰喘,疹毒内陷,所幸尚未见肝风内动等厥阴变证。当务之急,促其咯出气管内之粘痰。乃为疏方:净麻黄9克,凤凰衣4.5克,桔梗9克,枳壳9克,白矾6克,鱼腥草30克,鸭跖草30克,淡竹沥一支冲入,浓煎灌入。仅服1剂,患儿果然呕吐出大量粘痰,呼吸即感通畅,面色也有好转。第2天于原方中去白矾,加入黄芩9克,以清肺热。3天后,发热已退,气急也平,咳嗽大减,已能进食,乃改以肃肺化痰、养阴益气善后调理。又一周后,诸症悉除,其父抱患儿再至医院作胸部透视,肺炎已大部吸收。我们不解此方为何用凤凰衣、白矾、枳壳、麻黄等药?陈老谓此方来自一草药医,50余年前我的孩子也患麻疹后肺炎,当时尚无抗菌素,即用中药治疗。但经数名医诊治均少疗效,病况日重,呼吸急促,面色发青,奄奄一息。这时有一友人介绍一草药医,处方仅4味:生麻黄9克,凤凰衣4.5克,桔梗9克,鱼腥草30克。仅服1剂,呼吸即感通畅,以后通过调理逐渐恢复。此后即以此方加减救治

医 话 二 则

湖北中医学院 朱 曾 柏

一、元气、精血衰竭症

患者：洪×，男，52岁，干部。

主症：形体消瘦如柴，气息微弱，头晕，畏寒近3年。

现病史：动乱之秋，不幸屈受“武斗”，不仅身受皮肉之苦，精神之戕伤尤为严重。此后则常处于恐惧、抑郁之中，遂至食欲锐减，形体日益消瘦（就诊时瘦削如柴）。精神疲惫至极，记忆力大减，头晕，眼花，心悸。虽身着重衫，亦畏寒肢冷，常年易感冒。头发枯槁如衰草，睛光昏暗无神，面色晄白，气息微弱，即使近在咫尺，亦难于听到对答之声。舌质淡白，舌体胖嫩，无苔，脉微欲绝。每服杞、地、归、参等滋补剂，反而腹胀、便溏不适。2年多来，一直病休和治疗，终无疗效。1977年8月24日由其挚友陪同就诊。

情志活动，由脏腑气血产生；而情志戕伤，亦能暗耗脏腑气血。皮肉有形之体罹患易治；而精气、情志受损之疾则难疗。本病虽起于形体外伤，然恐惧、抑郁过度，内伤精气之症尤甚。惊恐伤肾，思虑伤脾。脾肾精气暗耗，实为本症经久不愈之关键。加之病后食欲锐减，精微乏源，体内元阴元阳缺乏后天水谷充养，因而元阴元阳便趋虚衰，酿成精气衰竭之危候。其所以迭进滋补而无效，甚至反增腹胀、便溏者，并非补法之不宜，其谬在精气虚

竭之躯，难以耐受药物滋腻峻补之骤耳。由于患者胃气衰败，进食极差，故以“食疗”为主，再辅以甘温补益气血之剂。

方药：1. 用肥鸽一只，小火浓煎取汁，纳佐料，调至适口为度，服药后随即服鸽汤一小碗，或以少许鸽汤兑于药液中同饮。

2. 黄芪、党参、当归、制首乌、枸杞子各10克，熟地、鸡内金、丹参、陈皮、炙甘草各6克，上肉桂3克。3剂。每日1剂，浓煎，少少热饮。

服鸽3只、药3剂，诸症略有改善。患者见服药有效，愈疾之日有期，心情怡悦，专至一偏僻幽静乡村，继续以鸽、药为治。服鸽40余只，药30剂，诸症遂告痊愈，不久即上班工作。1980年10月27日专访，患者语声有力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发黑如染，食欲、睡眠均好，已告康复。

按：本方以鸽为主，意在发挥“食疗”之长。鸽性甘温，轻捷刚劲，滋养人体精血，胜过其他血肉有情之品，虽煎取浓汁亦少油腻，尤适宜于虚极患者服用。据近年来有关资料报道，鸽肉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、脑磷脂和γ-氨基丁酸、谷氨酸等成分^{〔注〕}，有补益精血的良好作

〔注〕 关于鸽肉的化学成分，见〔美〕W.D. Morep 和 D. L. Odell 所著《家畜家禽生理学》中译本第131~132页，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，1961。

（接前页）

过不少麻疹后肺炎、大叶性肺炎、支气管肺炎等病人。方中麻黄必须生用，量必须9克，才能宣肺达邪，凤凰衣取其柔润，有祛风利咽之功，本草载其可治久咳结气，枳壳、桔梗为枳

桔汤，可治胸闷、痰咯不爽，本草载枳壳善能破气，气顺则痰行喘止，临床用于无力咯痰，痰积于肺，而致气喘、胸闷者有效。加上白矾、竹沥清化痰热，鱼腥草、鸭跖草清肺热，对肺炎或肺脓疡很有效果。